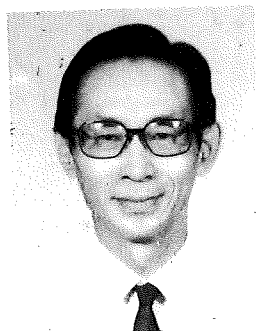


夜歌

姚紫遺著



姚紫



姚紫原名郑梦周，1920年生于中国，1982年去世，享年62岁。

他于1947年南来新加坡，先后当过教员、报馆编辑，并曾自组出版社，三十多年间，从未放弃笔耕生涯。

姚紫的写作才华是多方面的，举凡小说、散文、什文、诗歌等都曾涉猎。已出版的单行本计有：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马场女神、阎王沟、风波、带火者、黑夜行、半夜灯前十年事、情感的野马、没有季节的秋天、窝浪拉里、萍水记、西楚霸王等等。

夜歌

姚紫遗著



姚紫遗产信托人编



夜 歌

姚紫遗著

出 版 人：陈龙玉

443-B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1024

出版日期：一九八九年八月

印 刷：凯胜印刷企业公司

S\$3 · 00

從噩夢中驚醒——“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華~~華
們的哭聲混合在大陸同胞一片震天撼地的哀慟聲中
——那是地獄！地獄！地獄！只教你痛苦地思念，絕望
的惦記，但將永遠不敢回去的血腥的祖國的墳場！成
千成萬的華人將~~被~~成為“白華”在海外流浪，徘徊在國門外
痛哭，而~~他們~~他們將惶惶然地以取得外國國籍和居留權
作為生命寄存的目的，……

這是什麼年代？

新加坡的公民成為東南亞最值得羨慕的人民！

新加坡只是一個彈丸般的小小的島之國！華人佔八十
五巴仙，是海外華人的天堂！

這是什麼年代？

1969年以輕盈的腳步，像烟霧般的悄悄的來到
了！睜大着眼睛望空，那麼黝黑，蒼白，美麗，像神話裡帶
著金蘋果而來的仙女，但又那著迷糊，茫若，像不是真實的夢
使人不敢迫近注視，從心底起了幻惑的迷惘……

狂歡的夜！那些資產階級和优薪的白領階級在美酒
和音樂中伴著他們的~~美麗~~的女伴在縱情地享受著。在總
會和私人俱樂部在通宵達旦地歡聚著，但，廣大的城市是在
黑夜裡睡眠著。

天邊有一鉤而後的新月，夜已三更！

1969年的第一個太陽已經從地球的彼方升起
來了！你不知它將帶來什麼模樣的日子，在那新的三五六十
五天將喻接而來的生活！但是，人們望著往年的構想

姚紫手迹

像那痴情的獵人，迷惑於“綺色林”，又被這寂寞的女神
拋棄了，在黑夜中苦苦地等待她回來……

親愛的，我是多麼，多麼，多麼，多麼的想念你可
~~親愛的，你呵~~在這寂寞的夜裡，懷著淒涼的心。

夜已深了！
草叢裡的虫豸在唧唧^悲鳴，
滿天的星斗在向我睜^眼着眼睛，
他們還記得我們在這湖畔~~相識~~的~~歡笑~~，
流水曾經偷聽我們的細語低語，
像一場夢境……

親愛的，我的心在向你哀呼，
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吧！

篝火快要熄了，
腳邊的獵狗在聳起耳朵，四周張嗅，
她在等待你的影子，要向你接尾；
寒冷露珠凝結在我的髮間，晚上
我^圓睜著疲倦的眼睛，凝望你去^圓的小路，
風飄下一片落葉，像你的^遺……

親愛的，為什麼呵……

姚紫手迹

目 录

秋风起海边.....	1
我要买醉.....	3
牧野底幻惑.....	4
马的呻吟.....	6
歌女.....	7
虹.....	8
给 J C.....	10
爱底哀歌.....	12
爱情.....	13
夜歌.....	15
论价.....	17
我愿我是树.....	18
桥.....	19
寄远方的友人.....	21
题纪念册.....	23
无题.....	24
末日.....	25
旗帜.....	28

祖国，我永远跟着你·····	30
黑手的兄弟·····	32
将军的呻吟·····	36
史太林死了！·····	42
人民的怒吼！·····	45
大人，乘着飞机来了！·····	49
我们要的是面包！·····	55
抛一把骰子·····	58

——低唱在八十年代的门楣



出版说明

姚紫先生在临终之前，委托我们四人（吴俊刚、张道昉、林范平和郑捷浩）为他的遗产信托人，并交待在适当的时候，利用遗产成立一个文艺基金，以鼓励本地文艺创作。

在整理姚紫先生遗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有不少发表过但未结集的作品，经过讨论后，我们决定先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出版单行本，作为对他的纪念。我们将作其他鼓励文风的工作，以期不负他之所托。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编出以下的集子：

《新加坡传奇》（小说集）

《木桶鸭》（小说集）

《九月的原野》（小说集）

《潜龙记》（小说集）

《九月的风》（散文集）

《短长书》（杂文集）

《杂文，这支部队》（杂文集）

《夜歌》（新诗集）

《郑梦周诗词集》（旧诗词集）

以上九本集子，希望能够在一年内出齐。

在此，我们想补充几句话：

一、这些作品，有不少是在新加坡建国之前写就和发表的，因此，文章中的“我国”或“祖国”，指的是“中国”，我们收编时并没有删改，读者阅读时请留意发表的年代。

二、姚紫先生的作品水准前后容有不同，他的思想观点也可能先后有别，不过，我们做的只是收集工作，因此无条件地“照单全收”，力求还其本来面貌，此外并无其他取舍标准。

三、姚紫先生对他生前的作品，并没有很完整的保存，有些收集在上述集子中的作品还是从“故纸堆”中寻找出来的，遗漏因此在所难免，希望以后能陆续收集补遗。



姚紫遗产信托人

姚紫生平简介

吴 蒙

姚紫先生原名郑梦周，1920年生于福建泉州安海镇，1982年2月18日因癌症不治卒于新加坡，享年62岁。

郑先生于1947年底搭客轮“万福斯”号抵达新加坡，时年24岁。来新之前，他是厦门《江声日报》的编辑，由于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被通缉，不过，他曾自言他一生并未参加任何政党。

1948年，郑先生开始在道南小学执教，1949年转到晋江学校。

同年3月，他以姚紫为笔名，在《南洋商报》发表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当时的文坛奠定名声。

《秀子姑娘》在报上连载发表后，于同年5月出版单行本，而郑先生也因此从学校转入报馆工作，开始时是担任《南洋商报》的资料室主任兼编辑。

任职商报期间，他主编过《家庭妇女》版、《星期六》周刊和《文艺行列》月刊。

他自己曾形容，那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

当时，郑先生也兼任《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编辑。

他所编的副刊，都有独特的风格与个性，其中对本地华人文

艺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世纪路》。这个文艺副刊成了许多当今知名写作者开始创作并得到郑先生鼓励与栽培的园地。

1954年2月15日，郑先生离开了《南洋商报》而创办了“文艺报出版社”，专心搞文艺工作。

在未离职前，他还曾办过一份周刊——《海报》，但只出版半年，即因报馆当局不准属下员工同时办报而停刊。

“文艺报出版社”成立后，出版了《文艺报》月刊，由于大势所趋，卷入了反英国殖民统治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文艺阵线。郑先生因此也曾于1954年9月间被殖民政府拘捕，盘问三天四夜后始获释放。

1955年，《文艺报》月刊的出版执照也因此而被吊销。郑先生随即到柔佛的宽柔中学重执教鞭，任该校高中部国文(华文)主任，同时也创办了另一份周刊《社会新闻》，但只出版三期，执照又被吊销。他因此也只得暂时停止文艺出版活动。

1956年，郑先生创办了《大地》十日刊，但只出版三期即被查封。

然而，他不屈不挠，翌年又筹划出版文艺丛刊，主编《九月的风》，但只出版一期。1958年8月，应聘到吉隆坡出任《钟声报》总编辑。该刊出版十期即被令停刊。

同年，郑先生主编了一份特刊《新马工商考察团在北京》。

这是他生活相当困苦的时期，1959年他曾做过一段时期的海员，在来往新加坡与印尼的轮船上工作。

1963年，郑先生创办“天马图书公司”，并出版了中国名剧作家曹禺的作品《桥》，小说家穆时英的作品《黑牡丹》，金玉明的作品《萧红的一生》，他本人的作品《窝浪拉里》(小说)《没有季节的秋天》(小说)，《西楚霸王——项羽》(历史评论)和《萍水记》(小说，笔名欧阳碧)。

1965年底，郑先生再接再厉，出版了《天马杂志》月刊。

1967年，出版《华报》周刊。

不过，这些刊物都只出一个短时期即自动停刊。关于《华报》停刊，郑先生生前说，该报本来销路不错，但后来他自己发现它的政治味道太浓，且不知不觉中受到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国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时期，郑先生说，他逐渐感觉到徬徨，因为，他认为中国不应是共产党的中国，而应是中国人的中国，如果继续被卷入中国的政治将会走进死胡同去，变成支持共产党的中国。因此，他决定自动关闭赚钱的《华报》。

从此，郑先生也停止了出版活动。

1969年4月1日，他应聘进入《新明日报》主编副刊《新风》，直至1977年5月31日离职为止。在这段期间，他又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本地写作者。

离开《新明日报》之后，郑先生就没有再寻找其他工作，虽然他曾有过再搞文艺出版的计划，但却始终无法实现。

1981年，他发现自己患上绝症，多方求医，但终于药石罔效，与病魔挣扎了一年多之后，终于撒手尘寰，就象一颗曾经在夜空发出绚烂光华的流星，在黑暗中殒落。

郑先生于四十年代末期只身南来，死时仍是孑然一身。不过，他在我国的文艺园圃里流下汗水、投下精神辛勤耕耘的收获是可观的。

他本人已出版的集子有《秀子姑娘》（中篇小说，1949年5月22日首版8000本，同年5月30日再版5000本，6月三版3000本），《乌拉山之夜》（中篇小说，1950年），《咖啡的诱惑》（中篇小说，1951年），《马场女神》（短篇小说集，1952年），《阎王沟》（中篇小说，1953年），《风波》（中篇小说，1954年），《带火者》（短篇小说集，1955

年），《黑夜行》（杂文集，1959年），《半夜灯前十年事》（中篇小说，1961年），《情感的野马》（散文集，1963年），《没有季节的秋天》（中篇小说，1963年），《窝浪拉里》（中篇小说，1965年），《萍水记》（短篇小说，1964年），和《西楚霸王项羽》（历史评论，1964年）。

郑先生所用过的笔名甚多，包括姚紫，黄槐，贺斧，符剑，欧阳碧，上官秋，舒仲，公孙龙，西门凤，黑浪，吴笙，唐兮，司徒然，赵旭，淳于旭，鲁明，向阳戈和毕三等。

郑先生晚年虽已停止创作，但对文艺工作仍然耿耿于怀。他原想东山再起，但却斗不过命运的安排。他在临终前两天所写的自挽联，充分道出了他凄凉无奈的心境。

“五十始知非，原思有所奋发，修积寸功，补偿谬误；

风雨偏来恶，无奈落花狂飞，凄凉明月，空照蒿蓬。”

1981年正月，郑先生病入膏肓，自知寿尽，于是在绝望之中振奋精神，召集友好，并立遗嘱，交待吴俊刚，张道昉，林范平和郑捷浩等四人为其遗产信托人，要他们在他逝世之后，将其遗产（其中大半为股票），在适当的时候转变为现款，设立文艺基金，以鼓励本地文艺创作。这也是他一生为文艺事业所献出的最后一滴汗，最后一份爱。

按：这篇生平简介是根据姚紫先生临终时口述及他所交托的一些文件整理出来的。

秋风起海边

——流浪曲之一

秋风起海边，
红叶飘风前，
遥望斜阳里，
沧海水连天。

想起天的那方，
有我的故乡，
往事如云烟！

想起我的母亲，
想起我的童年，
多少欢乐的眼泪，
滚流在母亲微笑的脸上……

如今，天涯游子，
流浪年又年！
悲哀的思念，
像飘飘的红叶，飘向远方，
飘向母亲的墓园……

牧野底幻惑

当夕阳的光辉吻红了苍翠的山头
岩石温存地抚摸着潺湲的溪流
森林在静寂中呻吐娇微的呼吸
晚风拂过椰子树，吹出一支缠绵的小曲
姑娘你看，我们的羊群就在那里
银铃叮叮响着，在溪旁饮水嘻嘻

那清幽的峰峦呵！像母亲的胳臂
亲切地围绕着我们，在她的怀里
你看，一切的花都开了，草都含醉意
昆虫压低着嗓子，窃窃细语
那敛息了翅膀的夜莺，却痴望着我们微笑
这世界呵！是属于年青人的，年青人的！…

四周，绿色的空气多么柔静，和平
羊儿低着头，嚼着青草，又仰起发亮的毛颈
那小羔羊伏在牝羊的身边，悠悠地低鸣
除了这些，再也听不到人类的脚步声
但是 you 听，我的心房，跳得这般分明

因为你的口唇是那么柔腻，那么温馨……

黄昏的轻烟已经拖着尾巴溜走了
大熊星从北方升起，羊群瞌睡了
姑娘，丢开你的牧鞭吧，让我们依偎着笑
笑，天空的白云滑稽地扭摆舞腰
笑：月亮在眨着眼睛向我们撒娇
笑：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有如尘埃的渺小

明天，我将摘取花朵，为你装饰
明天，我将为你采下你所喜吃的果子
明天，我将跑上最高的山巅，为你歌唱
但今夜呵，春天的潮水已经高涨
扯高情感的风帆吧，驶着梦的船
穿过高山，峻岭，溪谷，飞上彩云间

让蔚蓝色的穹宇垂下了透明的珠帐
让落叶载着睡眠的女神在溪中浮荡
黑暗中，VENUS迸出无光的热火
燃烧了你的心，点亮了你的眼眸
来吧！姑娘，让我轻轻地拉着你的纤手
你紧紧地，靠近着我的胸脯……

（四九，十二，十五。）

马的呻吟

昨夜，秋风簸摆在丛林的边缘
猫头鹰桀桀地叫在黑暗的山间
你说：亲爱的，偎紧我些
让我多卸些野草把你遮掩
在这自由的星空下，梦多温柔
野花满山谷，月光映着溪流
我愿意跟随着你，任是海角天边

今夜，我醒过来了，找不着你
磨穿四蹄，找遍了丛林，山谷，溪间
夜风抖着我的哀嘶，泪水像珠串
你却躺在那贵人的厩里任我呼唤
呵呵！你看见我，骄傲地把屁股扭转
我看见你：背上已经配着黄金的鞍

歌 女

——给一个朋友

他们鼓掌
他们喝采
他们像蜜蜂般的包围在你的裙边
他们请你看戏！宵夜，玩耍……
于是，你笑了
笑得那么美
像春天里的一朵花

但是姑娘
唱出的是摇荡的小调
唱过的是别人的欢笑
唱不出自己生命的花果
他们，像玩弄一件新奇的既是
也有倦厌的时候
而你呵，春花谢了秋草黄了，
有谁为你留恋
唱走了短促的青春
唱不了无尽的哀怨……

虹

——寄钰

虹，以七彩绚丽的拼巧板
从蔚蓝的虚空凑起一道桥，通向
那狰狞的刀枪斧戟环绕的天宫
在那苍莽的白云深深深处
五月的荷花飘香于浓荫的绿池
抛下一瓣哀愁，汤起一圈圈涟漪

惨淡的玉容蹙着蛾眉蜷于窗前
低低斜坠的云鬟挽不住满怀凡世的思念
在夕阳的红光里，浮出凹凸的侧影
滚下两颗莹晶的珠子，滴于白玉雕阑
闪电如金蛇于痛苦的心窝乱窜
珠屑迸裂，碎屑四溅……
一片片，一片片，在巨灵的暴怒下
伸手一搅，便零乱洒散

信的青鸟倏地跌落云端，它的胸头贯穿一箭

一双憔悴失眠的眼，罩于血丝绵络的网

还在痴痴地，痴痴地向碧天凝望

数不尽白昼与黑夜织成相思的梦

梦于苦酒之杯，闪吐地狱的烈焰

而阳光，隔于一层泪痕

剩半天冷雨濛濛……

——七三年五月八日不寐之夜。



给 J C

呵，J C！今天遇到了你，
你知道吗？——
我的心在发抖，
我的整个灵魂都在痛疼！
我这愚蠢的爱情呵，
像春蚕的吐丝缠细着自己，
使生命的光辉黯淡
使青春的呼吸窒息
就像半夜里的黑暗
吞噬了那个沉落下去的太阳！

× ×

呵，J C，你在回去的心里，
可曾带回我的憔悴的影子？
别离的时候我像一头执拗的强壮的公牛，
重逢的时候我的鬓边已有几根白丝？
匆匆流了过去的是时光的湍流
你屈指算：八年，十年……
我也算算：十三年啦，

你像秋风中那被烟沙蚀焦了边缘的蔷薇
而我，依然记着的是我们当年的爱情
你曾经在我的怀中战慄
像冰地里走来的孩子投在我的温暖中

呵，J C

匆匆流了过去的是朦胧的岁月，
可不曾流走我心上生根的情意，
匆匆的邂逅如同枯乾的土地

掠过一阵骤然的薄薄的云雨
几句生涩的交谈落在我的心底跳颤着眼泪，
又匆匆的分别了，使我那因为
乍遇而狂昏的头脑还没清醒
又被一阵惆怅冲倒……
说不出的言语刺戳着我的胸膛……

× ×

呵！J C！

如果冥冥中还有上帝，
他会告诉你这十三年来的多少
黑夜和日昼，我是怎样在相思的痛苦中渡过，
呵，J C，
如果这世间还有命运的神，
他会告诉我吗？
沉落的太阳明天又将升起，
而我们的爱情呢？它是不是将永远这么凄凉，
如同流星抛向太空边外，
永远没有尽底……

爱底哀歌

——写给亲爱的I C

呵，亲爱的，你可曾听到我的呼唤？
在这漫漫的长夜里，
我为你哭泣，为你悲伤！

你的前面是高山峻岭，
你的身边是万丈深渊，
魔鬼在这方向你招手，
欲望在你的心里燃起火焰，
黑夜使你走向灭亡，走向灭亡……

呵，亲爱的，
大地是多么的黑暗，黑茫茫的一片哪！
为什么你不能忍耐，不能为我逗延？
为什么你不能等待，不能等待到明天？

——六月六日

爱情

爱情，爱情，
有人说它是一朵鲜花
 过了春天，就会凋谢。
有人说它是一场美梦，
 梦醒时候，晓风冷，残月斜。
有人说它是一颗神圣的心
 与天地同在
 海可枯，石可烂
 爱情永远不改

呵，亲爱的，我告诉你
爱情是一把美好的种子
看你把它撒在什么地方？
 这需要你的热情和意志
 还得依赖你的聪明和选择
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
种一棵幼苗的，十年后
 绿叶成荫子满枝
但是，如果你把它撒在石磐上
它永远不会发芽开花

浪费你的心血，只落得
一场悲哀，一场虚话……

七三年十月中旬



夜 歌

——给H K

半夜，我在梦中唤你，醒了
四周静悄悄，没有回响
月光像一道银色的河水
清凉地泻流在这孤寂的床前……

窗外，椰子树摇荡着毛帚般的阴影
螳螂在叶草间曳出一支挑情的曼声
蔚蓝的天空和平地垂笼在窗槛上
幽柔的遐思？远离我徘徊在梦的边缘

梦中，你的低笑依旧那么温存，那么怯羞
你的秀发一如往昔发痒地拂在我的胸头
可是那水盈盈的大眼睛呵！为什么含着忧郁
我问你，你不语，你又轻轻低泣……

无辜的孩子，别怨叹，我们的不幸呵
他们安排着那双黑手，把我们分别
流浪，历尽多少辛酸的岁月

但是，你摸摸，我的心永远这般跳，这般热

今夜，日光照得我们的心多么荒凉吗
这月光，也照着多少人家悲愁断肠
然而黑暗已经过了一半，快要接近天亮
那天亮呵！将有一个大红的新生的太阳

你曾想到那未来吗？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人民从自己的土地里翻身，自由在欢呼
工厂的发动机又轧轧响亮，混着大众的笑声
绿色的田野，锄头和镰刀在叮当唱歌
于是，逃亡和流离的人们都回来了
卸掉芒鞋和手杖，互相诉说悲哀的
让白鸽在空中窃语，海滨的鲛人破涕而笑
花前月下，我将为你倾诉，那别来哀婉的相思

如今，不要问我几时归来

从春到秋，纵使梨花谢了还有海棠开
这苦难的年代呵！好比一阵狂飚，一阵骇涛
我们需要忍耐，向暴力战斗，不要受淘汰

今夜，异国的夜多么深沉，静穆
热带的植物在露珠中弹播绿意的温
凭着这清辉的月光寄给你一个甜蜜的梦
在梦中，我吻你，为你祝福直到天明……

论 价

嘿，牧羊人，穷苦的牧羊人！
看，你看这满袋的黄金；
我就用这买下你的穷苦，
不过，还得添上你的爱人。

“就算这数目只是定钱，
你还要加上一百倍黄金，
你还要再给我整个世界，
我也决不，决不放弃我的爱人！”

我愿我是树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能结合在一起。

呵，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变成天上的星星；
如果你是地狱，呵，姑娘！
我愿意永坠入地狱之中……

桥

桥

悄悄地蹲在河边里

伸出一只手

把两条路

拉拢在一起

让人们

从他的身上践踏过去

没有哀怨

没有矜持

永远是一个长者

怀着圣哲的忧伤

对着那滔滔的流水

冷静地沉思……

昨天

他把旧的日子送走

今天

他把新的日子迎来
他看过耄耋衰翁的髻发
又看过翩翩公子白了头
多少人去
多少人来
多少人一去不回头

夜夜夜啼对他惨笑
风雨在他额上刻下衰老的纹条
天明的時候
他又强壮地挺起腰
默默地
伸手向远方
招呼那
新生的
火红的太阳……

寄远方的友人

——题画像

从你那挽颈凝睇的双眸
我想起莱芒托夫“黑色的眼睛”，
那是南方的姑娘，黑色的眼睛
在风雪咆哮的西伯利亚的晚上
寂寞中的一撮火光
胜过千颗万颗夏夜里的星星。

从深邃的灵魂之窗
他看见了天堂和地狱的安宁
但是，为什么呵
它却使我的心里起了哀伤的感情
想起秋夜里萧瑟的月光
凝结在荒山浓雾里的一盏灯……

告诉我呵！诗人
如果西伯利亚的冰雪封锁的是寒冷
那在棕榈树发散蜂蜜芬香的南方
是不是栖歇着歌唱的夜莺？

当三月的晨风吹绽了夹竹桃的红蕊，
那南方的姑娘，悄悄地托颌沉思
黑色的眼睛深处，闪烁着忧鬱的晶莹。

——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一日



题纪念册

赠 S 小姐

风在敲门，雨在敲门
神在敲门，鬼在敲门
瞌睡在圣母座前的守灯的孩子呵
恬静的梦，莫让它飘入一丝尘痕

（七月廿日）

无 题

昨夜，我叩开你情感的门
紫藤萝开着花蕊爬上窗前
你说：亲爱的，这里温暖
月光溶和笑语荡漾在枕间

今夜，我悲哀地站在门外
落叶载着犬吠飞旋在身边
你说：可厌的，滚你的吧
眼泪湿模了寒星湛暗的天

（五五年九月十日）

末日

哀号的声音

从四方

迸发

人们的惊慌

像大火中的野兽

奔窜

墙

坍倒啦

高楼

倾复啦

大树

连根拔起啦

狂风

夹着巨雷闪电

滚过天空……

末日来了

地狱

也喷出烈焰！

你——

高贵的绅士

伪善的魔鬼

你——

美丽的女人

虚荣的荡妇

你——

威武的骑士

凶恶的奴才

你——

土豪，地主

贪婪的剥削者

你——

你们

现在都要

惶恐

战慄

站在那边

等待

上帝的审判

大地在喘息

江海在澎湃

山岳在坍塌

日月在悲哀

末日来了

地狱

也喷出烈焰！

而

你们呀

善良的兄弟

安心吧！

快乐

微笑

因为

天国的使者

就要来到——

他的手中

有一把

善恶的天秤……



旗 帜

你知道孤儿寡妇围着血尸哀号？
你知道烈火在黑暗中霹拍燃烧？
你知道封建的魔鬼在发疯暴跳？
你知道饥饿和寒冷在迫人上吊？
你知道侵略者为什么需要火药？
你知道半个世界在动荡中叫嚣？

大炮在遥远的地方咆哮
火烟里有千万人民无家可归！
嗜血的魔鬼在倒行逆施
他们的走狗在张牙舞爪狂吠！
笙歌弦管尽量悠扬弹奏
歌声中万千人民的血泪满衣！

呵！上帝！
你知道春天的花儿为什么开，
年青的生命为什么存在，
摩罕默德为什么拿起他的圣经和刀，

普罗密修斯为什么被饿鹰啄害，
耶稣为什么用血来赎回万人的爱。

今天，我们举手向你
对着万千的人民，守住新闻记者的岗位。
为着正义，不该为着自己；
那怕这时代的道路多么迂曲，
耶路撒冷的城头只剩一个战士
那战士的手也要扯高真理的旗帜！

——五二、九、一、记者节



祖国，

我永远跟着你！

呵，祖国，
我热爱着你，
不论你走向何方，
我永远跟着你，
前进，前进，前进……
不分是日昼或是黑夜。

呵，祖国，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这颗心，这个灵魂，这副身体
都充满对你的热爱，
像那星星，月亮，太阳
永远环绕在宇宙之中。

呵，祖国，
如果没有你，
我是悲苦飘零的游子，
不论你走向何方，

我永远跟着你，

刚强，仁慈，坚持正义，热爱人类……



黑手的兄弟

每当我拈起报纸的时候
看见我们的原稿印成了铅粒的字体
那是我们的心血结晶
燃烧的生命迸出的一点火星

现在
由那派报的朋友分到每个读者的手里
我的胸膛便充满了兴奋和感激
第一个应该感激你呵
黑手的兄弟！

就是你们，把潦草的稿子
排成一行一行的铅字
也是你们，把一粒一粒的铅字
拼成一盘一盘的版子
然后印成了报纸
假如我们所写的是发光的体
就是你们播下那发热的种子
假如我们所写的是谎言和猥语

首先就糟塌 你们辛苦的心意

在报纸上

一个个的编者得到荣誉

一个个的作者得到名气

他们是“才子”，“名士”……

纵便是写了一首歪诗歌颂妓女的大腿

诗屁股上也有他的名字！

但是

那一张报纸曾经提到了你

那一篇作品

杰作或者歪诗

不是由你们手中排出来的东西

乌腻的油墨污黑了你们的手

细小的字体瞧坏了你们的眼

夜生活像吸血的魔鬼

摧残了你们的康健

你们呵

沉默地工作

紧张地工作

天没黑就来到字房

子夜的鸡鸣了

才拖着疲倦的影子离开报馆

掀开了被窝

老婆嫌你手脏……

呵！黑手的兄弟

你们手上的黑油墨
好像我们手上的红墨水
黑油墨和红墨水一样熬着咱们的生活
但是咱们都是铁铮铮的好家伙
依靠自己的血汗过活
有的是良心
没的是罪过
就凭着这双黑手的汗渍
创造了文化的奇迹……

呵！黑手的兄弟
你知道
咱们吃的是什么
挤的是什么
咱们的工作那么神圣
又那么卑微
但是站在时代的前面
咱们都是支持正义的战士
就因配合了你们
“普罗密修士”（注）才能带出了火
照耀黑暗的人们
发出光明的欢呼

呵！黑手的兄弟
你可知道
咱们活着不单为自己
还有自己以外的东西

从白昼到黑夜
从冬天到春天
从一个月到一年年
咱们要工作到黑暗沉落
太阳滚上大地的边缘……

（注）“普罗密修士”是希腊神话中的仁慈的神
因为偷把火种送给人类，触怒上帝。



将军的呻吟

将军

拜伏在妳的脚下

那佩刀

那手枪

那十万兵马

一齐

拜伏在妳的石榴裙下

喇叭不吹了

军鼓不响了

战马也不敢低鸣

只有

将军

发出乞怜的呻吟

——呵！女王

他屈伏了

他投降了

妳轻轻的一声笑

像百花齐放

万鸟婉啭

阳光普照

妳轻轻的一发怒

将军战慄了

像一头夹着尾巴的狗

一头碰见猫的老鼠

妳那红红的口唇

像百万大军的旗帜

将军站在旗下

听候懿旨

妳那黑金的秀发

一丝丝

在软风中飘荡

却像一根根铁练

牵着将军

跟在妳的屁股后面

妳那水汪汪的眸子

妩媚地

像平湖

秋月挂在杨柳岸

但是

当风雨来了

山洪暴涨

湖水氾滥了

吓得将军

魂飞魄散

谁知道

妳那白玉般的胸脯

藏着六略三韬

妳那和平的领土

安排两支精锐的队伍

东大营

西大营

营幕撑得涨涨高高

谁知道

那有多少人马

多少火药

多小大炮

那是多么广大

而又美丽的领土呵

巍峨的山峰

蕴藏着丰富的矿产

辽阔的平原

一片油绿绿的农场

肥沃的三角洲

正是鱼米充裕的地方

鬱茂的丛林

游牧的民族喜欢赶着牛羊

在那边吃吃草

喝喝水

睡一个觉……

两道修长的白石砌的海堤

那是多么巨大的工程

赛过秦始皇的长城

长长地

整齐地

从海上建筑到三角洲的尽头

半护着丛林

因为

丛林外

是一个

天然的

优秀的

永不结冻的

海港

伟大的海港呵

雄壮的海港呵

和平的海港呵

诗人搬尽全世界的美句

歌颂这个海港

长年似春天

日暖又风晴

白鸥低翔在碧色的海上

轻轻地拍着细浪

海风夹着咸溼的气味
凉爽地拂着堤上的垂杨
记者们曾经在这里考察
回去发表了数百万言的文章

将军

曾经梦想要征服这个地方
带领了十万兵马
耗费了十万响炮弹
花光了十万亿元军费
当他乘着特级的军舰
浩浩荡荡地开进港口的时候
多么骄昂
多么威风
但是，那海港的上头
隐伏在凹暗的山岩深处
有一门

犀利的
大炮
突然——
轰！
——一声
——完了
军舰倾覆了
将军被掳了……

于是

将军
向妳
屈伏了

呵！女王
呵！女王
天佑我主
呵！万姓之尊的女王呵

喇叭不吹
军鼓不响
战马不鸣
将军
痛哭流涕
发出的乞怜的呻吟

（五二，六，七。午夜）

史太林死了！

史太林死了！
长空坠下一颗火红的巨星
全世界的人民都震动了
半个地球迸发悲哀的哭声。

呵！史太林呀
当你死耗传来的时候
我们惊愕了
不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怀疑那个消息不是真的！
但是
当莫斯科冲起第一声哭泣
打破了大地的屏息
我们不禁狂喜，手舞足蹈
发出最宏亮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
孩儿们，拾起你们生锈的乐器

吹出最欢畅的一支曲子
今夜，咱们要尽情纵乐
跳舞
欢呼
再乾一杯
然后，醉薰薰地踏着大步
拾起枪刀
挺起胸膛
向莫斯科进军
向莫斯科进军！
向莫斯科进军！

史太林呀
你这土匪
你这强盗
你这狗肉的混帐！
你可再也爬不出棺材来了！

从今天起
你的光荣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石碑
从今天起
你是我们一场已经过去的噩梦
从今天起
我们再也不害怕你了！

史太林呀
你拆毁我们传统的祭坛
你侵犯我们阶级的神圣

你把我们的上帝指为人猿
你唆使那些穷人们造反
你使我们寝食不安，坐立不宁
但是如今

我们就要报复！

报复！

孩儿们！大声咒咀他
看全世界那个为他哭泣的
就把他抓来
就给他死亡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史太林死了！

史太林真的死了！

孩儿们，起来吧

唤起邱吉尔

告诉艾森豪

史太林的确确死了！

拾起枪刀

挺起胸膛

向莫斯科

向北京

向史太林土匪的墓穴

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

进军！

进军！

进军！

人民的怒吼！

要他们放下原子武器
要他们放下军事诡计
要他们放下政治鞭子
要他们放下经济压挤

要他们把大西洋的舰队调开
要他们把太平洋的禁运废除
要他们把马来亚的和平安排
要他们把全世界的紧张局势和缓下来

人民都希望和平
那一个还要战争
人民都不要战争
那一个敢破坏和平？

那一个不要和平的——
那一个就是战争罪犯
那一个就是要杀害咱们的生命

那一个就是要破坏咱们的田园
那一个就是要煽动原子战争
毁灭大家的安全

那一个还要战争的——
那一个就是人民的公敌
那一个就是要制造：

孤儿

寡妇

把咱们所有亲爱的人

驱进炮弹的火海

一个一个杀害……



就是他们
不要和平
就是他们
煽动战争

就是他们

一手把握原子弹

一心要把世界霸占

一脚踩在人民头上

一口要把人民的膏血吸乾

就是他们

要用战争来镇压人民

欺侮人民

又怕人民反叛

就是他们

要用人民的血肉

建立荒淫的楼台

从一世到万代

咱们只要和平

他们却要战争

咱们没有枪炮

但是有：

嘴和牙

笔和镰刀

还有铁锤

犁耙

捣衣棒

拨火叉

千千万万人民的意志

像大江卷起的风浪

澎湃 哗啦

谁要战争

阻止他！

谁不要和平

消灭他！

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怒吼

全世界的人民一条阵线

全世界的人民一个声音——

要他们放下军事诡计

要他们放下政治鞭子

要他们放下经济压挤

(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大人，乘着飞机来了！

(上)

大人，乘着银翼的飞机来了！

大人，挟着一只公事包来了！

大人，安详地踏着步子来了！

快，你们这边来！

快，我们迎上去！

快，大家的脸上都要有笑容！

敬礼！呵，大人！——一路辛苦了！

奏乐！呵，大人！——老百姓欢迎你来了！

拍照！呵，记者！你得抓住每个动人的镜头！

现在，陈科长，你排好播音器！

现在，李主任，你送上清凉的饮料！

大人，他润一润喉，就要向公众演说啦。

“亲爱的老百姓们，恩

鄙人，恩，鄙人，恩……

鄙人今天到贵地来，非常快乐！

因为，鄙人此行的任务，恩，旨在勘察民情，
恩恩！所以，鄙人要为公众服务，恩，
所以鄙人希望，能够，改善，你们的生活，完了。”

鼓掌！鼓掌！鼓掌呀！

大人！面巾，你先擦擦汗吧！

大人！你的话太感动我们了！

大人！你应该休息休息，上车吧！

飞机场的太阳炎，天气热，可别忙坏贵体！

大人，今夜有一个舞会，最美丽的小姐太太们，都来
欢迎你呢！

大人，要到我的官邸休息去了！

诸位，最亲爱的，现在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了！

但是明天中午的欢迎大会，希望准时到……

(中)

大人！惊扰了！时间还早呢！

大人，昨夜他们太简慢，抱歉抱歉！

大人，再睡一会儿吧，十一点差五分，还没中午呢！

送面水！大人要刷洗啦！

开宴席！大人要用早饭啦！

诸位同僚听到！大人，一会儿要出去巡察！
警察局长，你注意，步哨放远些，别让老百姓走近他
汽车夫，你注意，是新筑房子的东区，不是西区，
车子要开好，路线要认清，担心敲破你的头脑！

大人，到了，到了，这是最下等的贫民窟！
那白色的粉墙，红色的屋盖，绿色的草场，
大人，你说得对，就是狗也应该满足摇尾。

大人，我人格担保，市民的生活，还不算差，
大人，你可由此类推，各个住宅区，至少是这样，
大人，你可进去看看，进去看看，便可明瞭。

是是！窗子大，门户宽，空气光线都充足，
是是！房租省，环境好，又不收“顶费”，
是是！这是厨房，你看！那妇人，正在煮晚饭！……

大人，吓，煮的菜好香呵！
大人，锅盖我来掀，脏呀！这样怎么行？……
哦！新闻记者，快拍照，——大人亲自掀起锅盖，
多么关心民情！

你瞧，他们喜欢吃这个，牛肉炒白菜，富有滋养料！
你瞧，这边还有鸡肉汤，鲍鱼炖猪腰……
至于大人，如要问问民情，请到外面去！

是是，这老头，他听不懂你的话！

吓吓，别害怕，大人在问你的话！

是是，他说他们的生活，很愉快，很愉快！

喂！别怕别怕，大人要同你照相！

喂！面孔要笑些，笑，再笑些！——好！别动！

吓！大人！你的风度，真优美，真斯文，真堪钦佩！

这边来，记者们，紧紧跟着大人，

——拍照！拍照，拍照！

看哪，大人又同一个女孩子在说话了！

大人，是是！大人，是是！

所以，大人见解高，他们全是造谣，造谣！

所以，大人明察，他们生活很优裕，衣食住都好！

是，是！大人过奖了！是，是！

大人，你太辛苦了！回去吗？

是是，见一知十，见一知十，大人辛苦了！

(下)

大人，多留几天吧，你也该休息休息！

这里，准备为大人开一百次舞会，一万张宴席！

这里，还有暹罗戏，日本戏，安南戏，和——吓，美国的大腿戏……

大人，昨晚的红烧猴髓不大好，不大好，
外国风味的，有！我已另聘几个厨师了，

英国菜，法国菜，或者俄罗斯菜，随你喜欢……

大人，多留几天吧，你太辛苦了！

大人，多留几天吧，这边的海滨风光还好！

大人，沙滩的空气，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大人，香烟，——多留几天吧！

大人，火，你真的要走吗？

唉！大人，这里的小姐太太们，一定要流泪伤心！

陈主任！晚上的舞会注意点，大人要作最后的狂欢！

李科长，通知航空公司，明天大人要走了！

唉唉！诸位听到，准备，明天大人要走了！

欢送呀！市民们，放炮！

欢送呀！兵士们，举枪！

欢送呀！军乐队！奏乐！

敬礼，大人！

敬礼，大人！

大人要发表临别演说了，快快排好播音机！

“诸位，恩，鄙人，非常快乐！

鄙人观察各区，恩，民情都不错，

鄙人非常快乐！非常快乐！恩恩！

有人说，此地土匪多，全属谣言！恩！

鄙人敢下个定论，最多只有几个贼骨头，恩！

那是天生的！恩，上帝造的！恩，诸位，恩恩，鄙人
很快乐，完了。”

鼓掌！鼓掌！鼓掌呀！

新闻记者！快！快！这边再拍一张照！

呵！大人！呵！你的话太使我们感动了！

大人！呵，一路平安呀！

大人！呵！这是我们的礼物，一点小礼物！

大人！呵！回京的时候，请记住我们呀！呀！呀！

大人，终于挟着公事包走了！

大人，终于跨上那银翼的飞机！

大人，终于走了！走了！走了！

（灯下，记一个梦。）

我们要的是面包！

一个深沉的夜里，我梦见在一个肮脏的城市中，垃圾满街
粪臭冲天，一群衣服褴褛的人们，嚣乱地叫着一个声音……

醒来，我把它记下，就成了这篇诗。

记得上月本坡的市府工友，也曾一次为了求面包而罢工十二
天，他们已经获得贤明的解决。因此，我也衷心地为那梦里的城
市祝福，祝它早日清洁。

——作者附志

老爷，我们要的是面包，
你却给我们石子！

老爷，

我们就是为了生活

才为你

辛辛苦苦做工作

从天刚亮的时候

灰沉沉的晓雾弥漫着这个城市

你们还睡在温暖的被窝里

我们就得开始：

扫街道

倒粪桶

清垃圾……

从日正中做到日西下

汗水混着尘埃粪汁

湿透了我们褴褛的破衣

然后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去跟我的老婆、孩子

一同啃着

老爷您那面包的赏赐……

老爷

那面包祇有这一点点大

一点点大呀！

一家大小啃光了

饱不了也饿不死

老爷

老婆在咒骂

“没出息

家也养不起！”

孩子在哭哭啼啼

“我不要这个爹

我不要这个爹！”

老爷

你想想

我也吃不饱呀

怎有气力做牛做马……

老爷

你可怜可怜吧——

多给我们一点面包！

多给我们一点面包！

老爷！你别生气

我们都是卑微的小人

混账！该死！

只会为那一点点面包计较

太渺小！

莫怪你老人家瞧不起

但是

老爷

没奈何呀！

只好放下扫

放下粪箕

放下垃圾车

一任那粪臭冲天

垃圾满街……

老爷

你别生气

我们要的是面包，

你却给我们石子！

抛一把骰子

——低唱在八十年代的门槛

(一)

抛一把骰子

盘旋地滚向八十年代

诸天众神在冷静地观望

一声呼叫：

“么——么！”

涌起了漫天血焰

又一声喝叱：

“六——六！”

黑烟直冲于地球的另一边……

撒旦在哈哈大笑

拍拍他身旁两个小鬼的肩

“干得好！干得好！

让他们在惊愕中，睁大惶惑的眼

送走这旧的一年。”

“给他们有巨大的躯体

配一个侏儒的胆，

给他们有仁义道德的肝肠

但被犹豫的细胞充满，
给他们有一颗喜爱虚荣的心
终日忙忙碌碌，自负而不自见，
再给他们有一副多思多虑的头脑
对于一切利害，都优柔寡断，
让他们都以自己是正人君子而自矜
纵拥有千军万马
也不敢做出战斗的打算！……

“喽罗们！
且听我愉快的宣布——
磨利你们饕餮的牙齿
准备你们的刀叉和盘子
这世界就象一只剥了皮的大牛
我们要把它串在铁棒上
烤得芬香匀致
然后一刀一刀的细割
先选那软弱的，容易吞嚥的
填填饥肠辘辘的口胃
再把那粗硬的，肥润的
分别咀嚼，欣赏美肴的美味。……

“没有谁能吓阻我们前进，
没有谁能挡住我们胜利！
他们有原子弹、核武器，
我们也有原子弹、核武器！
但是，他们害怕死亡

咆哮的波涛裂开吞噬的大口
渺小的枯叶上
附攀着千千万万的生灵
惊慌地向天悲恸
号哭——
“主呀！耶稣！圣母玛利亚！……”
“救苦救难的菩萨！佛陀！……”
“阿拉真神呀！救命呀！……”
阴凜凜的一个巨浪喷出雪白的唾涎
黑色的长舌一卷——
抓走了怔忡的母亲怀里的婴孩
拆散了慌乱的丈夫身边的妻子
劈开了骇声尖叫的幼童牵拉的
亲人和这一切悲惨的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一齐被海水窒息了喉咙
沉入了海底……

侥幸的
另一些枯叶上的生灵
凄凄惶惶地挣扎在大海上
在风雨和烈日煎熬的饥渴交迫中
飘流到了陆地的某一岸场
那是举目无亲的陌生的异乡！
一个个只剩了褴褛的一身
像被猛兽追噬出来的小动物
满身是爪啮的创伤

他们不敢战争
我们就抓住他们这点心理
表示我们不怕，我们勇敢
我们锐气方刚！
于是，利用他们的怯懦
压迫他们逐步退让
我们将把他们驱入狭小的死角
一足踩进毁灭的深渊
这世界
将贡献我们一顿丰盛的大餐
一个快乐的晚宴！”

(二)

抛一把骰子
盘旋地滚向八十年代
诸天众神在噤然注视
地球的一端弥漫了烽烟
逃亡的人民在淌血的刺刀驱逐下
像黑湛湛的蚂蚁，溢出巢穴
狂乱地奔向海边
搭一片飘在水上的枯叶
希望划过那白浪滔天的西太平洋
逃向可堪残喘留连的彼岸，
茫茫的大海被呼啸的暴风
扯成了狰狞的碎片
狂澜叠叠地掀涌于半空
如山崩雪溃地倒下来

惊魂甫定

焦灼的胸膛又被忧愁抓紧——
不知今后将如何生活
不知生命将死于何方

黑夜来临了！
黑夜像泼墨的雾淹于东海之滨
灰白的弯月自克姆林宫升起
照映着磷火闪烁的红河
粼粼的河水如撒旦杯中的伏尔加酒
拌着血凝的冰
泛着冷冽的青荧
撒旦正宽舒地举杯，轻轻一呷
开心地听取小鬼们的报告：
“逃亡到海外的难民
只有百万人中的一半
还有那逃不了的
在船上病死饿死的
船破沉落大海，葬身鱼腹的
算算不止五十万！”

(三)

诸天众神在云端俯视着下界
忽又看到另一边的国境
流窜着密密麻麻的另一群
人类的子孙！

炮火疯狂地摧毁了他们的城市，乡村
和一切工厂、田园

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抢走了他们的财产

和最后的一把小米！

把婴儿戳在血淋淋的刺刀上

把妇人和幼女奸杀在屋子里

而惊惶的人民

扶老携幼地在风雨中奔逃

在森林里挨饿呻吟

在荒野里啃着树皮草根

在坦克车辗过的血槽里仆倒

象垂死的狗，在抽搐中噎气！

而一个一个的饿殍

在风吹日晒雨打下

化成了白骨森森的骷髅

一个一个零仃凄恻的鬼魂

徘徊于他们的尸体无人收拾

无声的恸哭

伴着萧萧木叶的唏嘘……

整个国家笼罩在死神的阴影里

浓烈的火药烟雾随风播散

荡漾着腐尸的臭味……

百多万的难民在饥馑和炮火的轰迫下

纷纷向边境逃亡

匍匐地爬到边境的

只剩又饥又寒又惫的三十万人！

象地狱里钻隙出来的残魂零魄
而颤巍巍的母亲手里抱着的孩子

已熬成了一副薄皮包蒙的骨骼

乾瘪的胸脯再也挤不出半点乳水……

他们一个一个的

缩瑟地站在苍天的底下

呆滞的眼睛茫然地朝前直望

望到的是一片虚空！

望不到天空中的神！

而众神环列在天空中，却望见了他们
于凝重的沉默之间

有个比较稚嫩的声音

低低低低地发出一丝讶叹：

“瞧他们——

好像希特勒时期的，那一批

犹太人的孩子们

赤裸着苍白消瘦的身体

等待被人送入煤气室去

战慄地站在院子里！”（注一）

（四）

撒旦在遥天里冷笑：

“假惺惺的慈悲！”

惨绿的瞳子掠过地球的另一端——

石油地区溅起一点火星

一小簇人在那里哗然叫喊

细细的火焰吐出蛇信般的红舌

闪闪地舐着

在一个衣冠轩昂的绅士的屁股后

嘶嘶地燃烧着……

他转过身，以他那温柔的眼睛

吃惊地瞪着，渐渐地

浑身颤起来，徬徨地不知所措

若他将像耶稣基督

被钉到十字架上

“怎么办？怎么办？”

他的脸发白，嘴唇发抖

但他总得保持绅士的优雅风度

不能用粗暴的脚去踩

不能用洁净的手去扑

不能用大桶的水去泼

——那会溅到无辜的旁人！

那么，怎么办？怎么办？

这一点小小的火

可真伤了脑筋！

这一点小小的火

可能是大祸临头的象征！

可能使我倾家荡产！

可能使我丧了老命！

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于是，小心翼翼地想了三天三夜

想出了君子谨慎为上的原则
宁可担心一万，不可疏忽万一
于是，他
蹲下身子，伸长颈子
撮紧两片唇皮
向着那点火星，挺起他的嘴——
尽力地吹着，吹着，吹着
他要把这邪恶的火吹熄
鼓动全副肺部的力气
对准火头吹去，吹去，吹去……

大汗从额上滚滚渗下
火焰越吹越燃，火域迅速绵延
火花飞上头上身上
把毛发和那衣衫一起沾燃……
而他还在尽力地吹着
浓烟薰黑了他的愁眉苦脸
而那吹出的气，穿过他那温文的唇齿
正象骰子在盘旋滚转的声音。

撒旦愉快地纵声大笑——
他有英雄的仪表
女人的心胸
懦夫的庸碌
这样的人才
谨祝他永远作为这世界的领袖
健康，快乐！

(五)

骰子在盘旋地滚向八十年代
在年关的隘口转个不停……
风雨如晦地混粘着连串长夜
忧虑的人从噩梦中醒来
等待着天明
天明了，这世界也许有个明朗的答案？

那星星之火已经渐渐燎原
能不能由于理性的约束
而自动消敛？

那苦难的土地还在受着侵略者的蹂躏
能不能由于正义的支持
而获得和平的慰安？
那些从地狱里逃出来的难民
能不能返回他们的家园
或者放任他们在漂泊中死亡？

而这世界
还有无数地区的人民
沉沦在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中
魔鬼在他们的头上跳舞
又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仇恨的火焰
应该怎样拯救他们
才不会使一堆堆的火焰互相勾连
造成人类更大的灾殃？

众神在天空上观望
忍不住悄声地，互相议谈——
你能使那污血的刀剑
 化为柔美宛转的琴弦？
你能使那死亡的翅膀
 带来新生喜悦的希望？
你能使那贪婪和嫉妒的心
 如同绽开百花的春风那么熙朗？
你能使正直和仁慈的天秤
 安放在每一个人的胸膛？
你能使这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
 都以平等的襟怀互相对待？
你能使那些口称为“解放人民”的
 欺诈的党，吸血的党
 不再残暴地骑在人民的头上
 而该乖乖地爬下来吗？
如果不能——

撒旦正在夜色迷朦的一面
斜倚于黑暗垫衬的骷髅座前
 期待地耽视着地球，并且
 召集他的魔子魔孙，训勉——

“你们等着瞧吧！
 罪恶和仇恨的种子
 已经播散在人类之间
那个可敬可爱的总统

将首先送给我们一个导火的机缘

他将在疑虑、犹豫、举棋不定地

不断向后退让，退让……

他在国际上的声誉一落千丈

像踩碎了的鸡旦

已经失去人民和友邦的信心

谁也不敢依赖他的诺言

而他们的势力像一块透明的冰

煨于石油的烈火，逐渐消融

有一天

他会被怯惧和悔恨压弯了脊背

抖栗地带着他的人民

退缩到灭亡的边缘

那是战略形势尽失的时候！

而他们

却会由于过度的屈辱而激起狂怒

像一群疯子的哄哄闹闹

要求一战！

于是，这地球将在核子武器的燃烧下

化成一团火焰……”

（六）

骰子在盘旋着，盘旋着

终于滚进了八十年代……

诸天众神环列到云端

肃穆地注视着，注视着……

一个问题在天空中旋转：

“这个地球将变成什么模样？”

东方的泰山巅顶

钻出了一个幽灵

白胡须纠结的嘴巴，颤抖地叫：

“天行健，时间在前进着呵！

如果你要不受淘汰

就该学习天道运行的那样

自强不息！

日新月异又日新呀！”（注二）

西方的巴黎铁塔尖端

也冒出一个瘦瘦长长的鬼魂

遥遥地嚷道：

“你要在时代的战斗中生存

就该勇敢地向前——

胜利，永远属于那些

敢于面对现实

而克服一切困难的人的！”（注三）

骰子在盘旋着，盘旋着……

红的骰点，黑的骰点

疾滚地冲起满天霞彩

氤氲地匝绕在地球的半腰

蒙罩着摩西当年芒鞋踏过的西奈山

西奈山下的红海

依旧在澎湃着

汹涌着，咆哮着

波涛反映着骰子盘旋的幻影

当八十年代第一道阳光射来

金亮亮的照耀下

一半如血的殷红

一半如泪渍的黑黑斑斑

一个赤着双脚的小孩

牵着年青的母亲的手

站在红海的边涯，天真地问：

“妈妈！你能象摩西那样

带着我

从这个海上走过去吗？”（注四）

年青的母亲沉思地，摇摇头：

“不能！那是圣经的故事

上帝赋给摩西的奇迹

但现在，我不知道

上帝——

是不是还存在于这个世上！”

诸天众神黯然地叹一口气

转过头去

望向那蔚蔚苍苍渺渺的天空

望向那无垠无际的太空深处

静荡荡的一片死寂

.....

撒旦发出了震天的狂笑

骰子还在盘旋着，盘旋着。

（注一）：希特勒时代，纳粹的德国控制了欧洲许多国家，任意杀害犹太人；把犹太人的妇女和孩子送入煤气室去焐死的，据说有几十万人，但比起今日柬埔寨百多万人的悲惨死亡，还是小巫见了大巫。

（注二）：孔子注“易经”的“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认为宇宙万物都在时间中变易着，生旺衰亡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阴与阳的互相消长，是“正”与“反”的两种力量的对抗角力，彼起则此落，此兴则彼衰。所以，生存之道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应该面对不断崭新的现实，“自强不息”，跟随时代前进，才不会受到“优胜劣败”的淘汰。

（注三）：法国已故总统戴高乐的格言。

（注四）：圣经“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上帝命令摩西带领受苦难的以色列人，脱离暴戾统治的埃及，经过红海，祂叫摩西用杖向海一指，海水就从中间分开，两旁波涛墙立，现出一条道路，给逃命的人民走过，到达那流着奶与蜜的彼岸。后面追来的法老王的军马，都被海水复合的波涛淹没了。

